

芙蓉江文艺

本期导读

在县委、政府“三大攻坚战”的战略思路中，县城旧城改造居于首位。由于决策正确，干群努力，短短几年间，正安县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让正安人引以自豪，也让所有的客人由衷赞叹。为了艺术再现这一过程，我们推出“城建专页”，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讴歌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正安人民创造的惊人业绩。

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倍受关注。我县女作家王华新近脱稿的长篇小说《黑溪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鲜活的农村现实生活画卷，具有强烈的心灵撞击力。我们从本期起以连载形式隆重推出，欢迎广大读者认真品评。

尹珍故里·文化之乡·尹珍故里·文化之乡

顾问：刘兴万 郑明蛟
袁家学 曾润素
编委主任：袁益民
副主任：王道书 罗遵义
主编：罗遵义
副主编：李易超 王 龙

2004.1—2

(总第4期)

目录

尹珍故里·文化之乡

长篇连载 城建专页	小说	62 黑溪门	王 华	
		4 老旦和老万	王美泉	
		7 画城的老人	王兴宇	
		10 黄昏,玩车	雷 波	
		13 看新房	秦 丰	
		14 青树华散文小辑	青树华	
	散文	27 古庙里的老家	刘 华	
		29 老屋情结	李易超	
		31 正安畅想曲	陈南水	
		诗歌	32 小城放歌	彭 琴
			33 静静的广场	王少龙
			34 腾	李 娜
通讯	12 路过城区的老人	王兴宇		
	34 过去的旧城(外一首)	文 平		
	30 远古的小城	李易超		
	35 明珠耀古风	雷建国		
		37 天上的街镇	王美泉	

2004.1—2

(总第4期)

尹珍故里·文化之乡

目录

综述	40 挥写时代华章	张仁琼
	43 加快城镇建设 营造发展环境	向俊波
言论	47 县城建设断想	千山耕夫
	49 实践命题：县城建设 ≠ 正安建设	吴 辉
	50 观念在阵痛中升华	叶小同
	51 “城市公园”汇百川	叶小同
戏曲	53 双喜临门	李 影
	57 广场上	罗遵义
	60 旧城改造换新颜	晏贵绪
	61 我们建设新明天	李云翔
封面	电脑设计	吴 卫
	钢笔画	熊志勇
封二、封三	文艺活动剪影	黄明石等
插页	正安新貌	邱 洪
封底	金色芙蓉江	韩继忠
书法	刊名	张画鸣
	篇名	

王美泉

老旦和老万

老旦和老万是邻居，也是朋友。

过去，老旦当过区长，当过局长，还当过县级领导干部。风风雨雨几十年，顺顺当当退了休。退休工资一千二，儿女全都端着铁饭碗，还当着科局长一类的官。唯一的不足是老旦的老婆死得早，没有再娶。因此老旦的日子看起来过得很舒坦，其实，老旦常常的感到孤单。老万过去也很风光，也当过区长、区委书记、科局长一类的官官。好些时候老万和老旦是搭当，比方说，在麻溪那几年，老万当区书记，老旦就当区长。两人合作的很好，从不扯官皮，简直就象一对亲兄弟。老万现在也退了休，退休工资虽比老旦少一点，但也少不了多少，老万的儿女也都争气，都能自己挣饭吃。不同的是老万有老伴，就没有老旦的那种孤单感觉。

老万和老旦对门对户的住着，过去的交情是那般的深厚。既是儿时伙伴，又是工作的搭当，了解当然就不一般化。在生活上，老旦因儿女都在省里市里工作，不在身边，好几次小的们来接他去省里市里，老旦都没去。老旦觉得和儿女们在一起，生活起来感到有些不自由。但主要的不是这个原因。关键是，老旦还有现在这幢祖上留下的老宅，他舍不下。就只好一个人在老家过日子。当然，他的门庭就有些清冷。老万却不然，儿女都在本地谋生。老万也有一幢老宅，与儿女分居在这老宅里，当然就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老万仿佛感到老旦的孤独，有事没事的邀老旦来家里。或说些闲谈，或搓半天麻将，厌倦了，喝上几杯，往往三天两头老旦吃喝都在老万家，自己就不烧锅煮饭的。

老旦和老万吹牛闲谈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且离不开这两大话题，一是历史，二是现实。相对说来，老旦的文化要

高一些，他是五十年代的初中生，好读好写，退休了还在练书法，他订几百元的书刊杂志，整天都纸堆里消磨时光。老万却不是，整天都在象棋麻将里，书报杂志他是不看的，电视新闻也很难看一回。这可能与文化根源有关系。他上学只上过小学三年级，参加工作自学了一些文化，终于还混成了现在的样子，他当然就感到得意。

老旦和老万闲谈，常常发生分歧。

比如说吹五七年反右。老旦说，这场斗争是错误的，其结果，不但障碍了民主化进程，更严重的是使我国的科学教育都大倒退。老万则说，你这说法大错而特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要是不搞反右斗争，我们的政权就巩固不了，就要亡党亡国……又比如说，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老旦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那么多人，全是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造成的。什么天灾啊，完全是人祸。老万反驳说，你这说法太过激了，那是一种政治需要，其主观意图是好的，中国要超英赶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怎么不好，只是冒进了一点。再比如说，吹文化大革命，老旦说，建国后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搞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惨重的，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搞乱了，拖延了国家的进步……老万说，不搞文化大革命，党内的那一帮坏人就暴露不了，林彪和“四人帮”打不倒，就没今天。老旦和老万吹这些问题，常常从历史吹到现实，从过去吹到今天，免不了就容易回忆起一些往事来。每当那个时候，他们都有些兴奋了。就竟忘了那句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旧老话，就说他们当年当区长、当区委书记是如何廉洁，如何的奉公，如何的艰苦，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往往是统一的，一致的。

还有是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干部胆子大会捞钱，文化高，会掌权。但也不尽然，对时下的一些社会现象老旦还是看得开些，觉得搞市场经济，搞体制改革出现了腐败，且还严重，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相信法制健全了，制约机制健全了，这些问题就

不难解决了。可老万却不是这样认为的，老万把现今的一切社会现象都看的一团漆黑，当然就牢骚满腹，怪话连天了。

转眼，就到了旧城改造的档口，老旦和老万都接到旧城改造指挥部的通知，要他两都去参加动员大会。通知还说，他两的两幢老宅都得拆掉。参加了会议回来，老旦什么也没说，好象还很兴奋的样子。可老万就不行了，他对老旦说，不管他们怎么搞，我不同意，只给我那点钱，二百多平方米的地面哪，又是黄金地段他们拿过去，修出来的门面都要值几十百把万，我太亏了，就是把我关进班房我也不会答应的。

老旦看着老万怒气冲天的样子，笑笑说，你不干行吗？旧城改造，国家是立了法的。再说，你一个退了休的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知不知道加快城镇化这个大道理。老万说，什么城市化，他们是在利用这化那化做生意，捞大钱坑害老百姓。老旦又笑笑，说老万你要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你的政治观点立场都成了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的大方针，不是哪个县长书记的歪点子，这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你是阻挡不住的，我劝你好好想想，不要乱说。老万听老旦这么说了，更气愤的不行了，他拍了拍桌子，瞪着眼，叹了口气，又说，当然，你与我不一样，当然支持他们，你的儿子们也当着官，说不定也搞什么改造捞大钱。但是我呢，我的儿女们全是个体户，拆了房，我是没钱买新房的，买门面就更不要说了……老万说了，眼圈红了，喇一下成了一汪泪水。

这下，老旦感动了。突兀间，就将过去与老万的情义回想起来。老万是个耿直人，虽然老实憨厚，没有弯拐，待人都是有情有义的。那一年，他们同在麻溪工作，一次老旦与万同去一个名叫白水洞的山洞里找水，老旦不慎掉下崖摔伤了，伤势十分严重，老万连夜将老旦送县医院抢救。医生诊断结果，老旦必须输血才能手术。那是三年困难时候，县医院没血，老万就主动将血输给了老旦。那阵子老万的身体很虚弱，那是平时

营养太差造成的。医生不同意抽老万的血，说抽了老万的血，老万的生命也会发生危险。这时老万发火了，将那医生浑吼一顿。结果，血还是抽了，老旦得救了，老万却一病不起，治疗了三个月才恢复了过来。因此，老旦常说，老万救过他的命，是生死患难的兄弟，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往常，老万担心老旦孤单，就常来陪他。整日里老哥俩无话不说，但一摆起龙门阵，又常常的发生争吵，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这是一个观念问题，老万对现在的一切现象都表示了他的不满情绪，比如腐问题，干部作风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等等。老旦常常开导老万，说，这些问题，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社会要进步，就不能没有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产生，人类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中前进的。老旦甚至举例说，比如现在卖淫嫖娼，有些官官搞几次破鞋，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历史上皇帝有三宫六院，后宫里有三千佳丽，各种官员也大都三妻四妾，有的甚至妻妾成群，比较起来，现在还是进步了。逢着这个时候，老万就要把老旦大吵一通，激动之处还要骂几句。前不久，老旦对老万说，他想找一个老伴过日子，征求一下老万的意见。老万讥笑了老旦几句，又说，你这是何苦呢？七老八十的人了，还要风流一回是不是，真是可笑得很。老旦的想法受到老万的反对，终于没有干成再婚的事来。

这下，老万死活不同意拆迁，城改指挥部作了几次工作，都被老万拒绝。没法了，就派人来请老旦作思想工作，这可把老旦给难

住了。但老旦思想了许久，也没敢去向老万做说服工作。但老旦知道老万的脾气，人虽然刚直，还是很懂原则性的，而且党性特别强。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也常常的与老旦顶牛，而且没完没了的顶，往往叫老旦下不了台。往往在这个时候，老旦就召集组织党员生活会，把问题摊出来，面对面的进行较量，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十之有八九老万就认输了。

老旦去做了几次说服工作，都碰了壁。老旦只好使用老办法了。老旦和老万在一条街道住着，退休了就将组织关系转到了居委会支部，两个人都担任着支部委员。老旦还是支部书记，他要召集这种会议简单。其实会议也开得很简单，会议的中心是这次旧城改造，是县委的决策，广大党员都要带头拆迁。这是明白不过的了，老万知道老旦使出了治他的绝招，无话可说了，二话没说就表了态。

这个结果，老旦当然是高兴的。但老旦又觉得有些内疚，老万的难处他是知道的。想了想老旦就来到老万家，老旦说，你买房有困难，我的那笔赔偿款就给你吧，我不买房了，就去市里和儿子一起过。老万说，不行啊，好哥子我离不开你……我也不会要你的钱。

老万说了，一步跨上前去握住了老旦的手，哥俩的眼里都饱含着晶莹的泪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个老人的手握得更紧了，他们的心情是从一个人的心里走进另一个人的心里去的。突然老万摇着握住的老旦的手絮语道，你要找一个伴，带着她搬进你的新居里去……

王兴宇

画城的老人

县城东门外的那片山洼地，现在已变成新城区了。廖鑫昌老人的家原来就住在那座叫鸣凤山的脚下，但前年这里新建城区的时候，他家的那座青瓦房也就和其他的许多住户的房子一起被拆除了。这个山洼子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呼啦啦地建起了一个新城区。于是，廖鑫昌老人老两口就搬到西门的居民区，住新乐园十八栋一单元七楼。住所的改变，使得他的生活乐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本是五金名匠的儿子，他的父亲从民国初年就在县城老东门拜一位姓陈的四川五金匠学艺，因为人忠厚，勤学好问，并善待师傅，殷勤侍奉，就尽得这位高师的真传，金银铜铁锡器无不打造得精致，尤其是铁器的炉工火候最受人称赞。他父亲奉师仙老后，就自己开炉设坊，广招门徒，硬是把一个廖家五金作坊经营得红红火火，生意兴隆。他父亲不只是艺高人敬，而且为人也乐善好施。作为老东门的一个大户，他家在作坊旁边开了个义饭堂，长年累月的供给那些食无处所的人。解放后公私合营，他就慷慨地把自己的作坊交给了国家，自己却情愿在那里做一个普通职工，用他一生酷爱的手艺乐享天年。国家就以他父亲交出的作坊为基础，建成当时全县唯一的一家五金厂。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小城里很多东西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可这个五金厂到现在依然好好地办着。廖鑫昌老人当年跟他父亲学了几年手艺，因为是家传的手艺，他学起来自然就很在行。他父亲也非常满意他的眼巧，认为他的天资是可以继承家业支撑门面的。然而解放后，他的父亲也就再没有以家传手艺为然了，让廖鑫昌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到县城供销社当了会计。从此，他就再没有与他家的五金匠手艺结缘了。

仔细算来，廖鑫昌老人也觉得他这一辈子真是有福气的

人。在县城供销社当了两年会计，就被调到三区去当供销社主任。那时的区供销社主任也真是一品惹人羡慕的官。三区管着十多个公社，他这个供销社主任就掌握着十几个公社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供应大权。从化肥农具到盐糖烟酒布，都一律实行垄断经营。人们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那时，供销社曾经是少数几个走红的部门之一，当作主任，自然就让人敬畏，有那么多多的干部和群众都会去求他。不过他这个人倒象他爹一样品质很好，不贪，而且尽量给人以方便。他心里总是怜苦惜弱，所以他的人缘和口碑都很好，工作也就平平稳稳。后来从三区调到五区，又调到八区，前前后后干了二十多年。

廖金昌老人觉得他这辈子过得很轻松，出差或者参观，他曾经走南闯北，到过全国的好多地方。说起参观，最让他忘不了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山寨，另一个就是韶山。去参观韶山那年，全县供销社系统的二三十个代表组成一个参观团，还是由他带队的。那次韶山之行，最使他感动和新奇的，是在毛主席的家乡湖南省，买东西不要票证。看到那些可以随意购买吃的穿的东西，他高兴得象一个刚来到大海边的孩子见着五颜六色的贝壳一样，尽情地拾呀拾呀。他记得那次他倾其囊中所有，把那些穿的吃的东西买了满满的一大口袋，鼓鼓的背在背上。

他这个人天性乐观，平生不沾赌博，也没有烟酒的嗜好。他从烟草部门退休后，每月拿着人人羡慕的高工资，悠闲地度着的老年时光。但他喜欢书画创作。前年，县城启动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工程，老东门外的山洼地也被辟为新区。廖金昌老人的房子被拆了。政府算了一笔钱给他，还约定他可以优惠到西门开发区买一套新住房。但新房未建起前，老人必需先找地方住下来。没办法，老人干脆与老伴一起到了上海，因为他的小儿子在上海浦东工作。等他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县城的旧城改造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正在改造最后一块旧城老东门了。面对这座完全改变了的县城，廖金昌老人惊叹，才出

去不到几时，新的县城使他一时还搞不清东南西北。尽管是从繁华的大都市回来，但家乡的变化让他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他已经记不清小城原来的模样了。

在征求孙子的意见后，廖金昌老人在西部新区的乐园居民区买了一套房子住了进去。但他时常会到老东门去看看。原来那个由街道老年协会开办的茶馆已经没有了，老人很怀念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有他童年的欢乐，少年的奔放，青年时跟随父亲学艺操持家业的困倦与匆忙。晚年的时候，茶馆里每天聚集着他熟悉的老人们，一起喝茶摆龙门阵打花鼓唱川戏。那是一种叫人回味和向往的祥和的生活，让老人们充实和快乐。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了。他听说前些年一起玩耍的几个老人都已经去世了，他心里便生出了无限的悲伤。听说这个茶馆已经搬到北门新老干局旁边去了，从新乐园到那里并不远，一元钱的出租车就到了，但茶馆开在高楼大厦之中，老人无论怎样都没有再到茶馆去喝茶打花鼓唱川戏的兴趣。面对这座陌生的新城，老城的模样总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他忽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觉得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在驱使他，去用艺术的激情智慧和创造力，把今天的这座县城新貌表现出来。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值得做，而且要把它做好。

“我要画城，画我们现在的这座县城！”

廖金昌老人在孙子来看他时，有些克制不住激动的说。他的孙子也是一名很有潜力的青年画家。可以说是老人的家传弟子，他是受老人影响才学绘画，后来美术学院毕业后在县一中当美术教师。不过孙子对经济的兴趣超过了对艺术的执着，所以在教学之余，搞了一个装璜公司，作为第二职业。孙子很聪明，对爷爷的了解和对艺术的理解，使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爷爷的心情。然而却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能行吗？”

“你不明晓得我的身体和精力都还很好吗！”老人回答。

“你真要干，我帮你。”

于是，无论晴天还是下雨，孙子都来用摩托将老人拉出去，找一个合适的观察点，让老人在那里写生，没事时就陪着老人画，然后又用摩托车接老人回家。就这样，每天抱着画夹子出去，把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跑遍了，画出了新城全貌需要的所有素材底稿。然后，老人用耐心和他特有的对艺术的理解，把新城的轮廓勾勒出来。孙子还用像机把每个景点都拍了照片，供老人作画时作参照。廖金昌老人做起这件事的来，心情是很好的，整整三个月，他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绘画这件事情之中。但让老人高兴的是，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而一幅长四十米的巨画在他的笔下

产生了，他把它命名为《新城全貌图》，他觉得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得意的杰作。这幅长卷里，西门是居民区，城南是农贸市场，东门是商业区，北门是新车站，鸣凤山下是工业园，宽阔纵横的大街，绿色环抱的

广场等等，尽收眼底。老人视这幅长画为无价之宝，只要家里有客人来，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来让客人观赏品评。《新城全貌图》画成了，廖金昌老人为他的杰作陶醉了一段时间后，却突然不高兴起来。他似乎还感到有些怅惘和缺憾。他觉得他的画里只有新城的景象，而它的过去则一点也没有，他觉得自己的画是把县城的过去和现在割断了，忘了县城的历史，使新城成为无根无叶的花。这种遗憾使老人心里很不好受，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搜索自己全部的记忆，用他的画笔把那座几乎让他度过一生的老县城画出来。他给这幅画取名为《旧城印象拾零》，他画出了老东门的五金作坊，城中的老水井，

窄小的城门和石砌的城墙，城南一带的古庙，矮小的墙房，城门外的接官亭，城中心的钟鼓楼，蔬菜水果店，国营饭店，老肉市，各种临街摊点等等，从建筑风格、交通状况的改进，从人们着装到精神面貌的变化，都全部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再现出来，让人感到那样的亲切和真实，好象这座老城才刚刚离我们而去，好多的东西还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同时让人强烈地感觉到新旧城改变的迅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县城发展的那条轨迹。就拿交通工具来说，老人让我们看到了鸡公车、马车、自行车、板车、拖拉机、摩托车、吉普车、三轮车、小轿车等等，用形象让我们感觉到县城变化的过程。廖金昌

老人就是凭着他在这座县城的印象，带着深深的情感和热爱，把记忆中的老县城景象绘出了十九幅画，然后老人又按时间顺序把这些画装订成厚厚的一册。完成了这一切，老人似乎才松了口气，觉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但他心里却充满了幸福的成就感，他为自己的县城做了一件事，他的心里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当东门的改造全部完成后，县里举办了一个祝贺新县城诞生的《新城杯》书画作品展。廖金昌老人将他心爱的《旧县城印象拾零》和《新城全貌图》两个作品拿去参展。作品一展出，便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作品把小城演变的历史用雄浑磅礴的巨卷展现出来，反映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被组委会一致推评为特等奖，并由县文化馆收藏。

老人说，他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生活了。



雷波

玩車

汪二曾是这座县城里有名的玩家。

他以玩单车闻名。在赶场天的中午，老远的“叮铃铃”、“叮铃铃”一路而来，那就一定是他，在人群堆里就像鱼一样穿梭游走，让人总怀疑走着还不及他骑着车灵活。人走走停停的，再怎么小心注意，摩肩接踵的时候总会有，但他不会，总笑着，车在人群里弯来弯去，人的身子也故意夸张扭曲得东倒西歪，左边眼看快挂着人家摊子了，右边又险些撞上了赶场的大娘大爷，人们是心都替他揪紧了，可就总是差那么点点，在人们惊悸的眼光里，他轻盈而过，嘴上还一路哼着歌。于是，每个场天的中午骑单车上班成了他最大的快乐。

汪二在西郊离县城约五里的酒厂上班，那一溜平直的水泥路和厂区纵横交错的道路，都成了他表演车技的舞台。当单车一路欢歌驶离城区，他往往会猛踩几脚，然后，双手离开龙头，环抱在胸前，身子则坐着不动，嘴上仍哼着歌，任由单车顺笔直斜长的进厂公路滑行，直到进了厂区，手才扶龙头，这时若遇有人招呼，他会来个急刹，左手握紧刹车，手上和脚底再稍作相互促进，车轮就剧烈的与地面磨擦，“哧”“哧”……顿时连人带车来个原地调头，然后洋洋得意的看着你，根本就不是想问“谁在喊我”而是在炫耀“看我如何”。

那时的他总共有三辆车，两辆“永久”一辆“飞鸽”。他的车是从来不借的，就是再好的朋友，也少有可以拿去骑个一天半天的。因为爱车若命，家里差不多就成了修理铺，各种零件一就俱全，街上的修理部的工具、配件还没他的多，人家没有的他总有，人家有的他肯定有更好的，但遇上关系

一般的来找点什么小物件，“没门”，除非是要好的哥们几个的车除了问题，而他对单车不管大与小的毛病，在他手里根本就算不得事，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只是，那时牛皮得很的汪二只修他自己的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哥们儿的车，因为，人总是合群的，何况他们哥们儿几个经常约起将周边几个县走了个遍，当然都是骑单车去的。

日子就这样悠哉游哉的转着，像单车轮，转得更快，总有停下来时候。有一天，厂里开大会，说三个生产车间停了一个，工人轮流上班，就是说，以前两个人的活如今三个人干，工资先是按原有标准发，最后，每人下浮了不少，再后来，又停了一个车间，人就没像前一次那样进行消化了，厂领导郑重其事的作了动员报告，大家有的自愿，有的极不情愿的，但都就回了家，当时还没有下岗这说法，觉得这是厂子里或者整个国家遇到了点小问题，等问题解决了，又会恢复生产。汪二也是这一批回家对象，但他无所谓。

他真的一点无所谓。随后一段时间，他又将县里各区走了个遍，和读书时的同学厂里回家的同事们见见面，吆五喝六的要上一阵，每到一地，他都要在区公所所在地的操场上或者中小学的球场上，玩一玩他娴熟的车技，在老乡们“啧啧”的赞叹声里，然后又辗转下一地。

又过了一段时间，厂里不但没有通知大家回去上班，反而最后一个车间也要关闭了，一次汪二在玩车之余，见着以前的老厂长，问得老厂长长吁短叹，说“我也要成无产阶级了”！让汪二很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汪二也并没因厂子不紧气而闲着，把个闲功夫全用来盘弄他的车子，该打气的打气，或者东摸摸、西整整，或大或小总会抠出点毛病来混混手脚。每天经这一折腾，没

怎么便得了一天。而街坊邻居的，也经常力图省钱或者因外面修理铺上没材料来找他修，事也就多了一些，时间一好混，日子就自然好打发，人就没了个愁绪。那时的汪二仍是快乐的。

又过一阵，闲在家的曾经常在一起玩的哥们儿几个，或者进了某个局，或者进了某个公司，最损的也寻了个什么门路，做了小本生意或无本生意，纷纷再就了业，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不禁也着了忙，这日子是得有个更好的过法，但他们汪家，没个亲戚有权有势，仿佛有个什么人在什么单位还混得不错吧，可长时间没有走动，有事找人家时，才发觉关系已经生份了，投奔无靠，依傍无门。而最让人伤心的是，有一关系曾经还不错的哥们儿，见了面问的是啥子话：还在骑那破车呀？渐渐的，汪二开始慌了，但越慌越没辙，后来，街坊一大爷点化，那么好的修车手艺，何不开个单车修理部。汪二茅塞顿开，真就紧锣密鼓的忙活了一阵，将自家沿街一间住房改成门面，把修理工具，配件一摆，择了个吉利时日，摆上几座酒菜，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一站拢，两吊鞭炮一炸，修理铺便开了张，开业后倒还生意兴隆，一月下来，比以前在厂里还多，让他干劲十足，捶胸顿足想怎么早些时间没想到这路子呢？

正当他准备甩开膀子干时，生意一天天的却又淡了，直到一天，他才猛然发现，满大街上跑着都是摩托车了，这足足让他发了好半天的呆。怎么办？街坊大爷说，人总得适应社会的发展吧，不可能让社会来适应个人，人家骑摩托了，你就盘弄摩托吧，汪二一时间脑子还没转过弯，总寻思着是不是该外出学学修摩托车的手艺，可由不得人犹豫，眨眼间街上就冒出了好几家摩托车修理铺和配件铺。

汪二就再没心思把玩车了，三辆车渐渐

都生了锈，他很大方地要送给侄子骑着上课，说既方便又锻炼了身体，可侄子们连看都没看一眼，他才知道人家心想的是“跑车”“赛车”“出租车”。

只是，汪二仍心欠欠的，但为了生活他只得把那念头埋藏在心里憋着。

后来，他结了婚，添了孩子，感觉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一步都很艰难。有一天深夜，有人说看见过汪二，骑着一辆破旧的单车，在县城的大街上转……

后来，搞旧城改造，汪二家附近一带破烂不堪“歪门斜道”的旧房要统统推倒重建，然后，汪二和很多街坊邻居一起告别了居住了多年的旧城，人们便没见到他的影子，据说，是去了他乡下的媳妇家。

很快的，人们就发现了在以前的老街的位置上，迅速崛起一幢幢新楼，以前是偏僻、闭塞、死胡同的似的老街如今摇身一变就成为县城繁华地带，新开了多家时装店、酒家，而后又冷不丁新开了一家修理自行车的店铺，并出售各种档次的自行车外带出租，有两轮的、三轮的、还有四轮的，生意特火，招牌挺时尚的称作“某某租车行”。真怪，在大街小巷骑单车的人真就多了起来。在骑单车的众多的人群里，人们还发现了汪二，躬着背，慢慢悠悠的骑，只是，少了往日的那份气势，倒是像在欣赏一种风景。

一天，在县城新修的广场，汪二与一群玩车的年轻人碰上了，只见他们戴着头盔、墨镜、护腕护套，时尚前卫、全副武装的派头就让汪二羡慕不已，而他们娴熟的车技更让他惊叹，不仅能原地调头，单轮着地，随意上下等等，还能单轮着地转圈，骑着车跳上高高的台阶，还能在障碍物上玩，轻松随意的从几十级台阶上上下下……

自此，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汪二骑车了。

路过城区的老人

王兴宇

那群稚气的孩子
围住这个穿行城区的老人
把他头上那圈乡土气的青布帕
好奇地审视
老人驻脚街边的护栏
他惊异的目光
在寻觅
那通往山腰的路怎去
他陌生了
辨不出这是哪一方的天地
去年的夏天他路过这里
这里还是城郊的村庄
他曾看见许多土墙的瓦房
秋天曾馈赠他撒满稻色的清香
那记忆中的风景
已在他眼前消逝得精光
不知从哪里搬到这新居的孩子
他们难懂老人的迷茫
老人也象不明白
山坡上那棵疯长的泡桐
怎么也没有赶上
拔地而起的楼群高耸入云际
可在孩子们的童真里
这里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一辆出租车把老人送上山腰
亲戚的欢笑装满了整座新楼
他看一眼山下的城郊
那昔日的旧城
早已融进无边的春光
当夜幕灯火阑珊
老人又不知道
这是天下的哪一处地方

秦
丰

看新房

(小小说)

早上一起来，大伟就觉得妻子有些反常。以往每遇到周末都是睡一大早上的觉，然后才懒洋洋的起来随便煮点东西填肚子。今天却不一样，她早早的把饭菜煮好，连忙催大伟起来吃饭。大伟问她是不是早早的把饭吃了又去爬山不是？她连忙说，今天才不呢。她说要去看新房子。大伟这才想起是昨天晚上俩口子商量好的事。因为买房子从抓阄到现在，妻子仅仅是在那合同上按个手印而已，一切手续都是大伟在办；因为她除了要忙那份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作外，还要承担一家人的家务，很忙的。

大伟是从乡下调来县机关的。转眼就是六年了。其间，搬了两回家，搬一回烦恼一回，两口子都发誓要是贷得到款的话一定要买一幢新房子。可是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一千元，拖日子已经够艰难的了。发一回誓就当说一回的梦话。只好作罢。

去年，县城北门大改造。买房子的机会终于等来了。县里为了照顾机关买不起房子的工作员，建行又可以搞按揭贷款，对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压力不大，并且还可以享受拆迁户的优惠政策……大伟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妻子却愣了半天才说，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呵！”大伟连忙拿出协议说：“你看嘛，这是协议……”。

“真是要买房子哩。钱呢？”她看着他好一阵子，

才问。

“钱的问题好办，先找亲戚朋友借一部分，大部分搞按揭由银行在工资上扣除……”。大伟商量着和妻子说。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妻子算是同意了。

经过选择，最后确定在三鑫公司购买。但是在抓阄的时候，他却“鬼使神差”的抓了个八楼。妻子晓得后，把他埋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仍在叨念：你今天的手气朗格那样“倒霉”抓个八楼嘛？你不晓得八楼难爬又漏水吗？……他最后冒起火说你怕我不怕你不去住就算了。她才算了。

前期手续办完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盼啊盼！

一月过去了，二月过去了……基础打好了；又是一月二月过去了，大楼一层一层的升了起来……

转眼过了一年，大楼主体工程竣工了，外装饰搞完了。购房户们可以自由的去看新房了。其间，大伟当然偷偷的去看了几回，并且还咨询过一些人怎样装修才省钱等问题，但他没敢跟妻子讲，怕她又怨他不辅导娃儿的作业一天就去看房子。

今天，不但妻子的心情好，而且天气还特别的晴朗。真是看房子的好天气！

吃过早饭，大伟一家三口很快的来到县城北门新房区。大伟很快地走在前面，妻子在后面喘着粗气连声的问还有几楼？大伟和女儿走在前面连声说快了快了。妻子无奈的在后面加快了脚步。

来到八楼。大伟说就是这间。然后介绍，这是客厅，这是厨房，这是厕所，这是卧室……大伟一边介绍一边观察妻子的脸色，确实比刚才还晴朗。然后说，我们去房顶吧。她却说，我还没有看安逸呢，你做事就是慌，慢慢的看不行吗？

“我的是那间呢？”女儿突然的问一句。

“你喜欢哪间就是哪间。”大伟说。

“那我就选窗子是半圆又临街的一间。”

“行行行，你看上哪间就是哪间……。”她也这样说。女儿连声说，好安逸呵，要住新房子罗！

最后来到房顶。面对一片开阔地，妻子和女儿更是乐得不得了。话就自然的多起来了。这儿要栽一棵葡萄，那儿拿来栽花……

最后，妻子一再的对大伟说，这个冬天，你可别再想耍啊，要多找点花，一定要把房顶整成一个亮丽的大花园……

青树华

青树华散文小辑

编者按：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构建遵义市北部中心城市，以此推动县城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委、县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将县城旧城改造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气魄，创造了令人振奋的高速度、高品位、高质量的城建业绩，使正安县城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世居边远山区的正安人民提早过上了都市生活，全县人民发自内心地感念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万世之功。

当然，在这场巨大的嬗变过程中，因为观念跟不上，或者过分看重自身利益，仍有极少一部分人对县城旧城改造工作不很理解，客观上增加了工作的难度。针对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青树华同志撰写了这一组散文。

青树华同志曾长期担任县教育局、文广局局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现在虽然退休了，但仍然十分关注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在县城旧城改造中，不仅带头搬迁，而且还主动组织退休干部，配合城建指挥部做了大量的群众性工作。他的这组散文，完全是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记述了这场巨变中的一个个生动的事例，感情真挚朴实，叙述自然细腻，语言平实清新，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现以小辑推出，以飨读者。

家乡巨变

(一)

我同江安的关系，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始终弄不明白。

江安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是独生子，只不过他比我提前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俩先后落地正安县城后又同居一条街，他家在东门扫把街，我家在东门城门洞，相距并不远。

儿时，我俩常同东门外的孩子一起，玩龙摆尾、丢手帕、跳龙门、捉迷藏，几乎天天玩得满头大汗。但往往离天黑还早，大家玩得正上劲，总有大人们大声咋呼：“害怕豺狗来叻，快回家去！”那时县城的周围，全是黑压压的老菁林，豺狗大头猫进城的事的确是常事，所以我们一听，便各自拼命往家里跑。由此足见当时的正安的确是多么的荒僻呀。

但儿时记忆中的趣事仍然是很多的，让我俩最心欢的，莫过于尾随大人去西门河清洗衣物，趁此下河洗澡、摸鱼、打水战，有时还跟着大人到东门木凉井、西门锡壶井挑水，到田里摘片荷叶，弄成碗样，去井里舀水吃。

更有趣的是，每年新年一到，追来追去看玩龙烧花，龙灯挨家挨户拜年，我们跟着进出过城里多数人家的土墙房、毛草房、木架房和少数砖木结构盖五线瓦的平房。那时，城里四条街最多只有三四百户人家，横顺还不到一里长，难怪人们常说：“好个正安城，大堂打屁股，满城都听见。”

那时的正安县城让人看起来实在难看，但那怕它丑得不能再丑，它却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那有儿女嫌母丑的呢？我同江安就在这块不起眼的热土地上，快快乐乐的生活了十六个春秋，终于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响起了一声春雷，正安解放了，县政府门前钟楼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就在这欢天喜地庆翻身的日子里，江安从军了，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团离开家乡，开始了新的征程了。

我同江安分手那天，是一个下雪的早上，天气虽然寒冷，古楼坝（政府门前）成群集队的人群，心里却都是热呼呼的，人们载歌载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送亲人解放军。江安随部队精神抖擞地走来了，他一身黄色棉军装，军帽上的五角红星闪闪发光。我俩目光相对时，他迎上来，紧握着我的手说，“相信我会成为听党话的战士，家乡的事你们要料理好……”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是。江安，热血男儿，心怀保家卫国的壮志雄心，远去了，在他身后留下一大片故土。

（二）

江安离乡后，我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相互倾情、鼓励，传递信息，真有见信如见人之感。一九五二年深秋的一天，我收到江安的来信，得知他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信中充满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思念之情。我边看信，边在心里说，你真是听党话的好战士，不忘家乡人民养育之恩啊！

事隔两年，江安来信告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他回国后，转业下地方，被分配到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工作，与当地的姑娘结为百年之好。此后，我们都因忙于事业，往来书信渐少，不知不觉中三十多年失去了联系。

历史的车轮驶过二十世纪。正是新千年的第二个年头，春暖花开时节，喜讯从天降，贵客远方来。他，就是亲如骨肉的兄长江安回来了。他人还在大门之外，爽朗的笑声已提早飞了进来：“终于找到你了，家乡变得找不到了。”江安便指着随他进屋的人说“这是我的老伴，你的嫂子。这是我的儿子，你的侄儿。”满屋的气氛在他洪亮的嗓音中顿时沸腾起来了。

突兀而至的重逢，使我激动得手脚无措，不知怎样招待才对得起这位阔别几十年的兄长。席间，江安特别兴奋，不断感叹说：“五十多年没吃家乡菜，今天我要吃个够”。他怪有风趣的指着夫人说：“你是北方姑娘，可是正安媳妇，老家的菜比秦皇岛的好吃多了，你慢慢品尝后才知道”。

入夜，儿时的一对“打鼓锤”，眼前的一双白发翁，相聚在一起要说的话太多太多。我们各自讲述了“鼓楼坝”一别的人生历程，道路虽然艰辛，但终归走了过来，而且圆满地划了个句号，相互间都有些自慰。当谈到物事的变迁，江安忍不住问：“你所住的楼房，是否属‘猪市堡’位置？”儿时，我们都在“猪市堡”山头上放风筝，打打跳跳，如今，不见山头模样，他自然会发生疑问。于是我就有些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起了“猪市堡”变迁的经过。

我说：“我们这幢楼房，座于文化街左侧，叫‘宏远’楼，是1997年开工新修的大街，它从南门水井起，直通下坝胡家碾房，街长880米，宽18米，两旁除几家单位的办公大楼外，全是八层楼的安置房，有150来户人家住进新居。整个工程分两期进行，按规划必须推掉‘猪市堡’，挖土机昼夜不停地干了近一月，拉运土石2万多立方，工程按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一年就完成了。竣工剪彩那天，老百姓高兴极了，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贺文化街建成。自来水站一位退休老头，特意买了火炮，叫儿子给放起来，以表庆祝之情。”

听到此，江安高兴地手往腿上一拍：“太好了，老百姓通情达理，县领导有胆有识，共

创美好家园。”

摆谈间，江安想起了一户人家，问：“在‘猪市堡’边上住毛草屋的李志才大爷还在吗？”

“大爷去世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经商，住在我家对面‘新兴楼’一单元。”

“可怜李大爷走早了！”江安换过语气说，“幸好他的儿孙们赶上了好时代。”

第二天，江安打算吃过中饭，去父母坟上祭拜，补上游子几十年未敬的孝意，以慰在天之灵，可他一听文化街建设的许多新鲜事，改变了主意，决定先逛逛新城，后上坟。

饭后，我陪江安一家走完文化街，从中医院环城路，到沙坝，回头从火炮铺信步走过迎宾大道，观看了新车站，转身经殡仪馆，绕环城西路到“猫溪沟”，最后走进南北门。我们只走了几条主大街，还来不及看纵横的步行街，也大约走了好几公里，只见到处是花园式的街道，花园式的住宅区，花园式的广场和休闲之处。一路上直叫江安感慨、吃惊，赞不绝口地说：“儿时的县城不见了，新型城市美眼前。”

（三）

一天饭后，江安问起儿时的同窗来，“余板眼在不在？”

余板眼，本名叫余海，可算是儿时我们的小头目。我回答说：“还健在，并且在城里还小有名气。”

“太好了，我们看他去。”说罢，江安拉着我的手，往外就走。

余海家往南门杨柳巷，因南门改造工程，搬到下坝居住。到了余海家，我敲响门铃，门开了。余海眯起眼睛看了好一阵，终于认出是江安：“哎呀！是哪股仙风把你吹回来了，真是稀客，快快快，快进屋坐。”

我们在皮沙发上坐下来，贤淑的余夫人赶忙递上正安绿茶一杯。江安随口说：“板眼兄，好福气，有贵夫人常相伴”。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搞得余海很不好意思，连声说：“见笑，见笑。”江安不解地问：“板眼兄，你什么时候从杨柳巷搬到此处来的？”

“到此才两月多。你们不知道，在搬迁中，我曾经犯过糊涂，现在想起来都很有些惭愧。”接着，余海给我们讲起他在拆迁中的事来——

南门改造工作开始后，拆迁办来了几个同志，一边给我讲道理，一边拿起皮尺就丈量，我很不高兴，冒火说：“把你们绳子放倒，对不起，不是小看你们，把当官的喊来，同我谈好再说”。几人见我很凶，就没有动手丈量，说了一阵道理就笑着走了。

事隔一天指挥部打来电话，请我到接待室去，说县长要见我。一路上，我心想：县长有什么了不起，祖祖辈辈住了上百年的地方，不说个清楚就叫搬走，没那么容易。

走进接待室，脚未站稳，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迎了上来，一面拉我到沙发上坐，一面说：“老人家你姓余吗？是不是在杨柳巷住”。

说真的，不知为什么，这位县官在我心目中一下子产生了好感，心火冒的也不那么凶了，但心头对拆迁始终不满意，不客气地开口就说：“即使非搬不可，也得给我指个地点，还要保证多久才能还我的房子，至于所有损失就更要看你们算得合理不合理了……”。我乘着火气把一连串的问题提到县官面前，最后还硬梆梆的发誓说：“搞不清楚，天王老子叫搬也不行。”

县长笑一笑，轻言细语地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当谈到一年内能否按期还房时，他果断地表示：“请所有的拆迁户放心，尽管南门改造工程的难度大，拆迁的户数多，涉及的单位也不少，但我们已同贵阳的开发商签定了协议，保证在一年之内全力以赴把南门建设好，向全县人民特别是广大拆迁户，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若有失言，我将负一切责任。但南门的改造是一件事关地方建设发展的头等大事，没有大家的支持和理解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我恳切希望象您这样的老同志要有顾全大局的精神，舍小家顾大家，真正的带个好头，共同携起手来，把我们的正安建设得更加美好。”

县长人虽年轻，但说的话句句在情在理，